

# SPATIAL THEORY



American  
Jewish  
Bildungsroman

## 空间理论与美国犹太 成长小说研究

Spatial Theory and the American Jewish Bildungsroman

宁云中 ◎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空间理论与美国犹太成长小说研究”  
(13CWW030) 最终研究成果



# 空间理论与美国犹太 成 长 小 说 研 究

---

Spatial Theory and the American Jewish Bildungsroman

宁云中 ◎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理论与美国犹太成长小说研究 / 宁云中著.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8

ISBN 978 - 7 - 104 - 04688 - 2

I. ①空… II. ①宁… III. ①犹太文学—小说研究—  
美国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5585 号

## 空间理论与美国犹太成长小说研究

责任编辑：赵成伟 肖 楠

责任印制：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樊国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网 址：[www.theatrebook.cn](http://www.theatrebook.cn)

电 话：010 - 63381560 (发行部)

010 - 63385980 (总编室)

传 真：010 - 63383910 (发行部)

读者服务：010 - 63387810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100055)

印 刷：天津顾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104 - 04688 - 2

定 价：59.00 元

版权专有，违者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前　言

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源自德语文学的“主人公成长小说”，随着这一文类的发展，国内外对成长小说的定义、内涵、结构、人物类型等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简言之，成长小说就是关于主人公经历一系列成长事件之后，身心发育成熟，从天真走向沉稳的文学叙事作品。成长是人之为人的普遍经历，指个体从幼年走向成年所经历的身体、心理以及精神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同时，这一普遍经历又因为时代、地域的不同以及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而异彩纷呈。美国犹太成长小说就是集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于一身的典范，它既有经典成长小说的传统性特征，又具有美国少数民族裔成长小说的特殊内涵，同时又表达了现代成长小说的审美倾向。众所周知，四海为家的犹太民族称得上是空间上“流散”的民族，犹太作家根据自身的成长经历，把这种空间和情感因素诉诸文学文本之中，那么，现实生活中犹太民族频繁的空间迁移不可避免又心照不宣地赋予犹太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强烈的空间生存体验。因此，在民族和空间观照下，运用空间理论研究美国犹太成长小说中犹太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空间上的迁移往往造成犹太民族文化上的断裂，处于这种文化断裂的犹太个体在新的空间权力作用下，需要重新调整、适应和接受新的空间规范，融入新的社会文化，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空间背景下，犹太民族必须进行“性别”“族裔”和心理调整，构建新的主体身份。因此，本书

主要借用梅洛－庞蒂的身体空间理论、列斐伏尔“空间三一”理论以及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探讨美国犹太成长小说中犹太主人公在美国社会空间关系中从个体走向主体的空间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

如果将成长看成哲学命题的话，那么成长是个体在时空下走向主体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主体是自由的、具有意识能动性的个体，其本质还是人的问题，即人的道德问题和成长问题。如果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角度来考察人的成长，那么主体和成长的基本命题是“主体在社会空间中生成，同时作用于社会空间”。也就是说，空间与主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空间影响着主体性的建构，主体则赋予空间社会、历史、种族、文化等内涵。因为空间的变动不居，所以空间性主体打破了时间性主体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空间的碎片化和空间重组将个体挤压成一种断裂的主体。这种空间性主体表现了成长更为复杂的时间性内涵。

假设空间生成主体成立，那么空间性的身体就是空间性主体的前提。身体的空间性一方面表现在作为现象学的身体在纯粹抽象空间中具有的各种无意识的身体姿态，另一方面表现在作为社会性的身体接受来自构建社会秩序的各种空间条件对身体的影响以及身体对各种社会条件所做出的有意识反应。空间的身体从知觉—生理层面走向意识—社会层面完成了身体的空间从物理空间向社会空间的转变。这种“空间图式”的身体存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主体的生成方式，也就是说，拥有正常机体的个体在复杂社会空间条件下通过身体的空间活动构建起空间性的主体。所以说，主体必须是空间性的，才能成长发展起来。

成长小说探究人的成长和自我的空间体认。美国犹太作家善于从表现空间规范的性别、族裔、阶级、伦理等审视自身存在或民族的空间生存状况，他们将自身的空间体验和犹太民族的空间变迁以小说叙事的形式参与到小说主人公空间身份的建构之中，揭示了犹太主人公在异族空间条件下从个体走向主体之成长的复杂与艰辛。具体而言，犹太主人公主体生成的

空间逻辑印证了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理论，表明成长也是一个由“空间表征”“表征空间”和“空间实践”三者相互作用于“空间生产”的辩证统一过程。“空间实践”作为社会空间生产之物质形式的过程和中介，在美国犹太成长小说中表现为主人公“逃离与闯入”的身体空间行为。小说文本中犹太主人公成长的“空间表征”主要隐藏在代表传统话语权力的“隔都”（ghetto）、犹太家庭或犹太学校以及代表现代话语权力的美国主流社会空间之中，犹太主人公正是在传统和现代空间权力话语的共同塑造下表现为顺从和对抗“空间表征”规约的两种身体空间行为。这两种行为分别产生规约性和挑战性两种“表征空间”，成长的空间生成正是在“表征空间”对“空间表征”的顺从和对抗中，通过身体反复的“空间实践”行为得以完成的。

“隔都”是犹太主体生成的空间逻辑起点，它作为“异托邦”空间，具有开放性和排他性特点。“隔都”既是成长主体接受民族传统规训的“空间表征”，又是主体对抗主流社会根据种族、性别等空间秩序将其边缘化的“表征空间”。犹太家庭或学校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气氛的传统秩序空间，在宗教话语权力下潜移默化为规训主体成长的宗教—伦理空间，更是直接从日常生活空间中起着“空间表征”对主体成长的规导作用。传统空间的局限毫无疑问推动主体空间的外部拓展，于是，空间规训的权力指向形成传统与现代话语的暗中较量，各自的空间规范和伦理要求出于某种意图召唤主体的成长走向，规约主体的生成。犹太主人公成长的空间规训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主要表现为性别、种族和伦理的空间权力询唤，由此表现为犹太个体在空间权力作用下走向主体的三种空间模式，即空间转换下的性别主体“表演”模式、空间拓展下的族裔主体“僭越”模式以及心理空间释放下的伦理主体生成模式。性别、族裔和伦理是犹太主体生成的三个方面，它们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统一体，这个过程正是列斐伏尔“空间三一”理论在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于犹太主人公而言，空间转换一方面指的是主人公从欧洲移民到美国，也即所谓的从“旧世界”进入“新世界”；另一方面则指主人公逃离家庭，闯入社会，从有限的空间走向“开放”的空间。新旧世界的转换势必带来空间规则的改变，一般认为，欧洲犹太社区内实行的是男性女性化的空间规范，而美国社会崇尚的是男性英雄化的空间规则。于是，经历欧洲与美国的空间转换与碰撞后，犹太主人公势必“辞旧迎新”，逃离因循守旧的家庭空间，或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地走向美国社会空间下的“男性”性别“表演”，实现去“女性化”的男性性别“转变”，形成主体“性别化”，走向“性别”主体。

在犹太主人公成长过程中，“性别”主体是犹太主人公期待融入美国社会空间的肇始。“性别”主体与“族裔”主体犹如孪生姐妹如影随形，也就是说，随着性别的“转变”和由此带来的空间延展，犹太族裔身份逐渐成为主体进一步“开疆拓土”的主要障碍。于是，犹太主体可以凭借“白色”肤色之优势“僭越”身份标识的界限，假装成另外一种族裔身份，“自由”进入另外一种族裔空间疆域，从而形成主体“族裔化”，走向“族裔性”主体。性别主体和族裔主体的形成过程既是成长主体外部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主体心理空间逐渐被社会空间“蚕食”的过程，展现了犹太个体为了融入美国社会却与民族传统渐行渐远的困境，这一方面造成了犹太主体的伦理危机，另一方面加剧了主体的空间焦虑。因此，个体只有通过自我心理空间的调整和释然赎回民族伦理的规约，才能走向主体的最终生成，实现成长。这种空间性主体是性别、种族、伦理等各种力量在空间中碰撞和较量的结果，它是一种流动、断裂、不稳定的主体，体现了犹太身份的不确定性与现代空间碎片化特征的对应性。

美国犹太成长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成长展现了种族、性别、伦理等空间规范与主体生成的复杂关系，性别、族裔和伦理主体的生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美国少数民族在美国多元文化空间下成长的族裔特殊性和复杂

性，展现了美国少数族裔主体成长的多样化趋势和多元模式。美国犹太成长小说作为有丰富文化底蕴和独特历史记忆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在美国现代社会空间下演绎着一代又一代的成长神话，表征了犹太民族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对当下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并最终成为现代犹太民族的成长寓言。

# 目 录

绪 论.....	1
<b>第一章 美国犹太成长小说概述 .....</b>	<b>22</b>
第一节 美国犹太成长小说的基本特征 .....	22
第二节 第一代“隔都”成长小说 .....	32
第三节 第二代美国犹太成长小说的多样化发展 .....	42
第四节 第三代“黑色幽默”成长小说 .....	63
小 结 .....	70
<b>第二章 成长的空间性与犹太民族的空间经验 .....</b>	<b>73</b>
第一节 成长的时间性与历史隐喻 .....	74
第二节 成长的空间性与梅洛－庞蒂的“身体图示” .....	86
第三节 主体的空间性及空间性的主体 .....	97
第四节 犹太民族的空间经验和空间身份.....	105
小 结 .....	119
<b>第三章 美国犹太成长小说中主体成长的空间逻辑.....</b>	<b>121</b>
第一节 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成长的空间生产.....	122
第二节 “隔都”空间对边缘身份的建构与解构 .....	131
第三节 “表征空间”与“空间表征”的顺从与对抗 .....	143
第四节 逃离与闯入的身体“空间实践” .....	161

小 结	169
<b>第四章 美国犹太成长小说主体生成的空间模式</b>	<b>172</b>
第一节 福柯空间理论与权力生成主体	173
第二节 空间转换下的性别主体表演模式	181
第三节 空间拓展下的族裔主体僭越模式	203
第四节 心理空间释放下的伦理主体生成模式	225
小 结	244
<b>结 束 语</b>	<b>246</b>
<b>参考文献</b>	<b>253</b>
<b>后 记</b>	<b>269</b>

## 绪 论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作为一种文类大抵滥觞于 18 世纪中后期的德国，一度兴盛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法等国，并于 19 世纪末由英国传至美国，此后呈现为多元化发展趋势。时至今日，成长小说的创作、研究以及独特的批评方法仍然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如果以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徒时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1795）作为成长小说圭臬的话，那么成长小说名称的出现以及概念的界定则要比成长小说文本本身的出现晚了许多。第一次提出“成长小说”名称的是德国修辞学教授卡尔·凡·莫根斯特恩（Karl Von Morgenstern, 1770 – 1852），他于 1810 年在《论系列哲理小说的精神与联系》（On the Spirit and Connection of a Series of Philosophical Novels）这篇演讲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成长小说”这一名称，又先后在 1819 年和 1820 年的另外两篇演讲稿<sup>①</sup>中对“成长小说”概念进行了概括，他说：

它可以被称作成长小说，首先，最重要的在于它的内容，因为它展现了主人公从开端到发展直至一个阶段完成的过程；其次，通过这种过程的展示，它对读者的修养也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

<sup>①</sup> 这两篇演讲稿分别是《论成长小说的本质》（On the Nature of the Bildungsroman, 1819）和《论成长小说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Bildungsroman, 1820）。

这比任何其他小说类型做得都要出色。<sup>①</sup>

可以看出，莫根斯特恩教授以敏锐的眼光第一次发现了成长小说主题和形式的统一，意识到这种小说类型的社会作用。他主要从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和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就是主体表现和审美接受两方面说明成长小说的特征。显然，莫根斯特恩提出“成长小说”这一新型小说类型旨在把它当作道德教育的手段加以提倡，以此反对当时德国上流社会仅仅把小说当作娱乐、消遣和逃避现实的工具的流行观点。<sup>②</sup> 莫根斯特恩教授将教育与社会职责寄于这种小说类型的厚望与当时德国中产阶级提倡的“个体、社会与审美教育相互促进”的观念相一致，但他关于“成长小说”的阐释还比较抽象，加之其著述没有得到广泛流传，所以真正给成长小说冠名的是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在《体验与诗》（*Experience and Poetry*, 1905）这部作品中，狄尔泰对成长小说做了如下定义：

从《威廉·迈斯特》和《黑斯佩鲁斯》起，所有这类小说都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在幸福的晨曦中踏入生活，寻找相近的灵魂，遇到友谊与爱情，又陷入同世上冷酷现实的斗争中，在多种多样的生活经验之下渐趋成熟，找到自身，明确他在世上的任务。<sup>③</sup>

相比莫根斯特恩关于成长小说的定义，我们发现狄尔泰的定义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表现那个时代的青年”的成长故事。同时，狄尔泰对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也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指出主人公成熟的标志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找到自身”，二是“明确在世上的任务”。有趣的是，

<sup>①</sup> Fritz Martini, “Bildungsroman: Term and Theory,” in James Hardin (ed.), *Reflection and Action: Essays on the Bildungsroma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 18.

<sup>②</sup> Fritz Martini, “Bildungsroman: Term and Theory,” p. 18.

<sup>③</sup> [德]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3页。

狄尔泰并没有特意去研究成长小说，而只是在论述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长篇小说《许佩里翁》时顺便提及，加以论述评点，但他“无心插柳”的闲笔却成为最终确立“成长小说”合法地位的“林荫大道”。狄尔泰也确实把人之成长看成一个“合法”的进程，他说：

成长小说是人生发展若干阶段的一种观察和记录，每一阶段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并为更高一级人生阶段打下基础，矛盾冲突是人生发展中的成长点，冲突的解决使人走向成熟与和谐；它观察和记录人生发展的“合法进程”，这是一个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直至达到日臻成熟和完美的人生理想形态的旅程。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是人之成长的理想典范。<sup>①</sup>

或许在狄尔泰看来，从孩提到青少年再到成年最后到老年这样一个成长过程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等到长大成人，个人将才情奉献给他为之生活的社会，虽然这个社会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友好，甚或有些敌意。不过，狄尔泰认为社会的敌意并不是无限扩大的，而是慢慢趋向和解。他进一步认为，在这个合法进程中，个人成长的标志就是主人公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认同这个世界，发现并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从天真懵懂状态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个性。

可以看出，狄尔泰式的成长强调社会对个人成长的促进作用，社会让个人施展其才能，为其提供用武之地，使其慢慢蜕掉天真无知，走向智慧和成熟。狄尔泰式的成长就像好莱坞喜剧大片一样，主人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社会也总是有不尽人意之处，但结局总是一片光明，社会的敌意总会转化为友善，个人也总会有施展抱负和才能的舞台。总而言之，成长就这么磕磕碰碰而又顺顺当当地和谐共生、皆大欢喜。这种狄尔泰式的成长当然是理想完美的，但社会并不是歌德的乌托邦式“塔式社会”，在既

<sup>①</sup> [德]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4页。

定的社会中，这种理想的成长与现实的不可能性使一些批评家一度怀疑成长小说作为文学类型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即使是成长小说的开山祖师——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也无法满足这种理论上的理想成长。

由此，苏姗娜·豪（Susanne Howe）在研究英国成长小说时发现了一种不同于歌德式人物的成长方式。她在《威廉·迈斯特和他的英国亲戚们》中对英国成长小说进行了梳理式研究——从班扬式人物在一个以善恶命名的寓言世界里寻求救赎，到流浪汉人物通过在社会各阶层的冒险获得教育，再到帕西法尔<sup>①</sup>式的探求式人物通过艰苦的考验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等。通过对这些成长人物和成长情节的研究，苏姗娜·豪对成长小说做了这样的概括和评论：

在这些学徒小说中，主人公即进入社会，由于年少气盛，他们往往要遭遇一些挫折，同时也会遇到一些贵人相助，接受贵人的指导和建议；他们在交友、择偶和工作之初总会犯些糊涂，弄出一些乱子，出一些差错，但最终他们还是会兜着圈子回到正途，规矩做人，踏实做事。<sup>②</sup>

苏姗娜·豪将成长小说看作学徒小说，学徒总有出师的一天，意在说明主人公总会长大成人，修成正果。她的成长主人公可以说是早期成长主人公的综合体，而且具有很强的现代含义，她这样描述她的成长人物：“他们性格豪爽热情、轻信他人；他们遇事缺少主见、经常犯错误、充满好奇；他们像海绵一样吸收新鲜事物，但不够老练，少了些幽默。”<sup>③</sup> 可见，苏姗娜·豪的人物类型正处于让人又爱又恨的萌动年龄。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只要行事不过于极端，所有这一切都是青少年应

<sup>①</sup> Parsifal，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

<sup>②</sup> Susanne Howe, *Wilhelm Meister and His English Kinsmen: Apprentices to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4.

<sup>③</sup> Susanne Howe, *Wilhelm Meister and His English Kinsmen: Apprentices to Life*, p. 64.

该具有的本性。虽然苏珊娜·豪的人物也会走向大团圆结局，但与狄尔泰强调社会对个人成长的作用相比，苏珊娜·豪更强调人物本身性格对成长的决定作用。

杰罗姆·汉密尔顿·巴克利（Jerome Hamilton Buckley）在《成长时期：从狄更斯到戈尔丁的成长小说》中进一步延伸了苏珊娜·豪对英国学徒小说的理解。他仍然以德国成长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模式为基础，着重探索了英国成长小说中主人公成长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强调主人公成长的地方性狭小空间窒碍了他们对成长的憧憬和想象，特别是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空间成为主人公美好生活实现的主要障碍。杰罗姆·汉密尔顿巴克利对此概括得非常具体详细，他说：

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来自一个小山村或者一个地方小镇，并且天生有点小敏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性狭小空间约束了主人公对知识和自由的向往。家庭，特别是固执守旧的父亲成了主人公创新性本能和想象驰骋的绊脚石，他挤压主人公新的思想，成为主人公实现理想抱负的反面人物。出于对主人公挫折教育的情节需要，主人公往往都会中途辍学，学业流产夭折。于是，主人公离开家庭，离开他生活的小镇去大城市一展抱负。离家出走是他真正教育的开始，这不仅是为他的事业，更重要的是为主人公此后的独立生活和社会经验做好准备。此后，主人公一般有至少两次恋爱经历，并且至少一次沉沦，一次升华，然后会幡然醒悟，接受真正的成长教育，评估自己的人生价值。经历几次与社会真诚调和与心灵探索后，主人公蜕掉青少年的稚衣，进入成人社会。成长完成后，主人公往往会某种程度衣锦还乡。<sup>①</sup>

<sup>①</sup> Jerome Hamilton Buckley, *Season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7–18.

巴克利关于成长小说的“离家”成长模式似乎为成长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美国成长小说也从中找到了灵感。美国社会的杂糅性、包容性等特点注定了美国成长小说与众不同的特点。不过，美国成长小说发轫之初仍然是以德国经典成长小说为蓝本进行创作，直到1960年莫迪凯·马库斯（Mordecai Marcus）才使成长小说美国化。在《什么是成长小说？》这篇论文中，他用人类学意义上的“启蒙小说”（Novel of Initiation）为美国成长小说指明了方向。“在对Initiation的众多定义进行了归纳分类的基础上，他指出成长小说的定义主要有两类：一类把成长描绘成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另一类把成长理解为认知自我身份和价值，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sup>①</sup>在此基础上，马库斯对成长小说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成长小说展示的是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某种刻骨铭心的事件之后，改变对世界看法的初衷或自身的性格发生重大转变，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转变必须指引主人公走向成人世界，它可以包含某种意义上的成人仪式，但一定有迹象表明这个转变至少可能对主人公的人生产生长期甚至一生的影响。<sup>②</sup>

我们看到，马库斯的成长小说定义结合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成长仪式和含义，强调成长中认知的重要性，展现了主人公经历某种事件后心理和行为的变化，突出“顿悟”在成长中的作用，表现了成长事件对主人公成长的震撼效果。

关于“成长”的内涵，比较而言，德国经典成长小说突出社会对个人的教化作用，注重主观思辨和内在的塑造；英国成长小说注重现实主义传统，强调个人性格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对成长的影响；美国成长小说集

<sup>①</sup>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sup>②</sup> Mordecai Marcus, “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 in William Coyle (ed.), *The Young Ma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Initiation Theme*, New York: The Odyssey Press, 1969, p. 32.

德国教育发展小说、流浪传奇小说（Picaresque）和探寻小说（Quest）于一体，突出“顿悟”的作用，强调主人公在旅途中获得人生的启迪和成长。虽然国别体成长小说关于“成长”的内涵见仁见智，但以“成长”为中心主题的成长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杰罗姆指出，大部分成长小说都至少包含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孩提时期、跨代冲突、城乡差异、自我教育、孤独异化以及情感经历与考验等。泛言之，成长主人公一般情况下是个孤儿，或者父亲早亡，抑或父亲健在但过于暴戾，主人公被迫离家出走。凡此种种“不正常”都是为后面成长情节的正常展开做铺垫，如杰罗姆所言：“父亲早亡或者父子关系恶化象征或者等同于主人公对家庭或者家庭价值信仰的丢失，这种价值的失去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人公寻求可作为替代的父亲或者信仰。”<sup>①</sup>这种“代替之父”在拉康那里就是“象征之父”，而在戴维·弥勒斯（David H. Miles）那里，“自然”行使了“象征之父”的功能，他指出：“‘自然’常常在主人公寻求人生信条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充当起主人公成长过程中保护者和指导者的角色，以此代替错误导向的资产阶级道德价值。”<sup>②</sup>可见，“象征之父”只是一个符号，指代了一种新的人生信条和方向，他在成长的十字路口给予主人公以启蒙和教育，指明未来的方向。

作为一种美国少数民族裔成长小说类型，美国犹太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父子关系以及成长模式等与巴克利的描述出奇地吻合，伯纳德·谢尔曼（Bernard Sherman）指出：“美国犹太成长小说中，主人公迟早必须离开家庭这个避难所，来接受他周围非犹太都市社会给予或强加给他的教育。”<sup>③</sup>成长小说在犹太意第绪语中兼顾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与教育小说

<sup>①</sup> Mordecai Marcus, “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 p. 19.

<sup>②</sup> David H. Miles, “The Picaro’s Journey to the Confessional: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Hero in the German Bildungsroman,” *PMLA* 89 (1974), p. 982.

<sup>③</sup> Bernard Sherman,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 Jewish-American Education Novels (1916–1964)*, New York: Thomas Yoseloff Publisher, 1969, pp. 19–20.